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卷十七

平湖顧廣譽惟康

南有嘉魚

詩之言嘉賓與鹿鳴同其言君子有酒與魚麗同而序謂太平之君子又與鳧鷖同箋於彼皆釋爲王者於此獨指朝廷之在位者何也疏徒執與其是等夷之稱不思孟子云弗與共天位也非指君之於臣乎且此與其乃謂與賢者共享其樂夫能至誠與賢者共享其樂而與其於朝不待言矣集序自魚麗以上屬之文武此篇之後始歸之成王故特云太平之君子以別之所釋殊誤呂嚴得之若魚麗與此篇不合分屬文武成王又當以集傳之說爲正

嘉魚傳箋陸疏不言何魚陸氏埤雅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故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先儒言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乳穴二常以三月取之穴口向丙故曰丙也李氏集傳呂記竝承用之嚴氏謂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詩人以魚之嘉者瓠之甘者喻賢耳王氏總聞亦謂嘉魚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恐或是因詩取號黃氏日鈔又謂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爲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丙穴之魚因乳泉而美亦未必原名嘉魚也以王說爲得之案嚴氏諸說正相足成從舊爲是

箋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釋文引王氏肅曰烝衆也雖同本爾雅王義爲允呂嚴從之呂曰嘉魚罩然人於網罩之又罩取

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案四句皆見其至誠樂之三章所興言君子至誠下賢賢者得以上進四章則由君子至誠與其故賢者亦至誠率然而來也陳氏啟源以序至誠當斷句非是

首二兩章上二句云南有者見求賢不遺於遠罩罩汕汕與太平君子羅致賢者之不一也謂上之於下三章興君子屈己下賢賢者歸附也謂上下之交四章興賢者專壹相率而來也謂下之於上由淺而深下二句首章箋云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三章云與嘉賓燕飲而安之燕禮曰賓以我安四章云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顧氏學詩謂安賓之後再行坐燕禮故云式燕又思所謂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也又卽室人

入又之義胡氏後箋疑又爲侑之假借陳氏疏讀又爲右未若此說之確此亦皆由淺而深以見其有加無已之情所謂至誠樂與也

南山有臺

上篇樂與賢此篇樂得賢皆太平君子之先務蓋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文武之興賢得賢也成王之嗣守其業亦然當如序說箋以邦家之基萬壽無期就人君言爲允但其訓只爲是云樂是賢者未允呂氏謂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君子誠可謂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也嚴氏同之義方直截

箋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歐陽氏易以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亦謂山之有

草木喻國之有賢者嚴氏又謂周地之南山則有臺北山則有萊喻周家得賢之盛隨取隨有此於序得賢意爲切

顧氏學詩謂君子斥時在位者與魚麗嘉魚同例詩辭稱頌稱最義當屬君序言得賢則能爲國家立太平之基明得賢者立之不言賢者立之也最當胡氏後箋陳氏疏並據左傳引詩（襄二十四年昭十三年）以君子斥賢者蒙案引詩多斷章非必盡據本詩之義如此詩解爲得賢者則義更正大推之後世而無不準且於序文爲合此與樛木之樂只君子略同也

曰然則詩樂得賢篇中何以多美人君也曰此正所以重美賢者也夫人君以得賢而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則賢者之爲邦家之基從可見矣且人君以得賢而爲邦家之基致其身於壽

考賢者之願孰大於是況首二句以喻國家有賢何嘗非美賢者也

嚴氏於四牡別爲三杞案傳於將仲子云木名於四牡云枸檵而此與湛露無文明不如嚴說何氏古義謂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當卽是枸檵杞李皆可食陳氏疏又謂本草注枸杞有高一二丈者疑卽此然則南山之杞亦卽枸檵非異木也

如序義得毋近於夸乎曰詩意言得賢則如是不然則否矣小雅之列是亦以寓規於頌非夸也且詩之本指固謂得賢者若歌詩賦詩引詩自可借以美賢者詩之取用不窮在此

蓼蕭

詩所陳爲諸侯朝見天子而天子被以德澤之事以其六服偕

來故序云澤及四海乃舉遠以包近見澤之所及者廣耳箋引
爾雅文直以四夷之長釋序而於詩每云遠國之君則是言遠
而遺近失序指矣李氏謂此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爲四
夷之長呂氏從之范氏補傳亦謂澤及四海者謂由諸夏以及
四夷允矣
集傳謂是天子燕諸侯之詩亦善許氏申以爲蓼蕭之詩尤見
卑孫樂易直猶賓主相敵慶幸之辭安有一毫自尊陵下之意
因極論君臣禮之變自秦始高世之主尤不可不聞斯言也然
如序說亦未嘗不見此義又黃氏謂是詩皆爲諸侯被天子之
澤而歡悅之辭蓋自我出之則近夸大而澤之及不及未可知
惟自彼出之而後見澤之實有以及人也王者歌之亦兼以自

循省爲嚴氏謂是諸侯稱贊天子足以補呂氏所未盡但謂以蓼湛露彤弓之歌詩則何以列於湛露彤弓前耶戴氏謂諸侯享天子而作是詩顧氏學詩亦疑爲諸侯來朝受賜而頌美天子之歌皆用嚴義而小變之未若作之自我而爲彼人之辭之得也

箋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取義殊拙下篇不云湛湛露斯在彼豐草乎蘇氏謂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呂氏述之此勝箋說

詩兩言燕箋燕與安異釋諸家用董氏義並訓爲燕諸侯錢氏詩學并訓以安謂來朝而燕則湛露是然此六服皆朝下專是方內諸侯而各有燕詩歌亦別氣象廣狹不同序文甚明則首

章之燕自是燕燕諸侯姜氏廣義謂諸侯朝見天子不得云笑語乃不易之論至孔燕宜訓甚安鄭兩釋之固未嘗誤也書與豫通蘇義是

前後四海諸侯所同惟於三章一言宜其兄弟蘇氏以爲同姓諸侯呂氏因謂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顧氏亦謂周之宗盟同姓爲先故舉宜兄弟言之而願其壽且豈樂也蒙又案呂云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疏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夫曰各稱其分莫不滿足則畛域不分之中自有等差不紊之義非竟混淆無別也周道親親故於此特揭言兄弟必有加厚於疏且遠者大公至正之道固如是爾

箋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疏申之甚詳悉若然則是將見經不當云既見況上三章皆述既見之後此章反述將見之事於次第亦不合王氏謂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李呂嚴竝同集傳則謂鞗革和鸞皆諸侯車馬之飾案王說亦善然經初無錫予明文當以集傳爲正姜氏曰載見之龍旂和鈴以未見之前言之故云休有烈光此鞗革和鸞以赴宴而來既宴而歸統始終言之故云萬福攸同足以明之矣既見之後天子以德懷諸侯諸侯安然不失其常度是萬福所聚也

湛露

箋以豐草杞棘桐椅取喻三等諸侯固然其謂夜飲之禮同姓

成之異姓讓之則止似有據何氏古義謂燕飲有宵而設燭之禮何謂止可行於同姓卽據左傳稱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賦此可知概指凡諸侯而言未嘗分同姓異姓也陳氏疏亦謂燕諸侯兼同姓異姓六月序云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可見此詩本不專謂燕同姓蒙又謂朝正燕禮當與祭畢之燕不同箋於興義太鑿匪陽不晞只以興不醉無歸春秋傳所云天子當陽諸侯用命者當陽是南面而治之義與詩陽字不同前儒多於此誤歐陽氏曰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晞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又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允矣

傳宗室之文諸家申之不同集傳以爲路寢之屬呂嚴從之案
燕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寢路寢也胡氏後箋曰有謂采蘋
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湛露之在宗乃天子之燕禮則宗室者直
謂宗廟之寢室耳此稽古編之說夫諸侯燕在路寢儀禮有明文天子
當亦同之此燕朝正諸侯非祭畢之燕豈晝燕在路寢至夜飲
而忽移於廟後之寢室乎且采蘋本言宗室此詩但云在宗非
可以采蘋爲比也或又謂首章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
此傳云宗室者謂宗子之室天子同姓諸侯燕之於宗子之廟
以宗子爲主人宗子者禮之所謂大宗也詩稗疏說案傳引宗子與
族人燕者箋謂天子燕諸侯之禮亾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
周禮王燕則膳夫爲主人未嘗分同異姓也若燕同姓諸侯於

宗子之廟將天子就之而爲此夜飲乎抑惟使宗子主之而天子弗與乎此足證明集傳之說

詩四章互相備首章言匪陽不晞於二三章則言在彼豐草杞棘至終章湛露之意已顯故言其實離離見豐草杞棘之亦然也

不醉無歸在宗載考明王之以情相親也莫不令德莫不令儀賢侯之以禮自守也然卽於燕而歌之朱氏解頤謂亦於頌美之中寓規戒之意良是

彤弓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

也不然則强陵弱大幷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棨案范溯其原呂防其流於先王控制天下之道竝有發明

受言藏之鄭氏主諸侯言王氏主王言李氏謂此詩是天子賜有功諸侯當爲諸侯藏之安溪李氏亦謂藏櫜當從鄭氏爲諸侯受者棨案集傳呂記用王氏解未若李氏之當至籛謂受出藏之乃反入疏申以爲藏載於車卽是受時之事與左傳藏示子孫不同者蓋就詩而言只合云藏載於車范句由其後言之則云藏示子孫耳鄭審於詁經非王氏肅所及何氏古義問王氏肅

疏謂首章為總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成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貺之為總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醻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為總也衆準是以推首二句載之櫜之意主於藏亦藏為總矣

箋一朝猶早朝疏曰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朝言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湛露燕也彤弓饗也燕以示慈惠故至夜而不為過所以致其厚也饗以訓恭儉故終朝而即成禮所以致其欽也案釋一朝義以此為確詩多言燕此獨言饗見其為非常之典也

傳右勸也疏申以設饗禮勸其功箋據燕禮主人獻賓賓受爵

奠于薦右爲釋案傳義是也嚴氏謂右助也右與宥侑通左傳一云王饗醴命之宥注以幣物助歡也又兩云饗醴命宥是饗禮必有賜以爲宥陳氏疏亦謂楚茨傳侑勸也周禮大祝以享右祭祀注右讀爲侑此右侑聲通之證侑本字假借作右又作宥饗禮本有侑幣王禮或更有玉與馬得此無疑義矣

醻傳訓報箋釋以禮之獻酬嚴疑饗未必有醻酢因仍從毛何氏古義引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致饗以酬幣亦如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說尤有據饗無酬爵未嘗無酬幣也此皆後儒遞加密處

菁菁者義

序說於政教所關最鉅必有所本朱子集傳易爲燕飲賓客之詩至白鹿洞賦云廣菁衿之疑問又云樂菁莪之長育且曰舊說亦不可廢則朱子之意可知矣藍田呂氏謂法度以成天下之治法度具矣而非得人材則不能以自存故由鹿鳴至於彤弓其法度見於政事者如此其悉非得人才衆多有繼而不乏則無以垂裕於後此正小雅所以終以此篇也顧氏學詩亦謂鹿鳴以下皆朝廷禮樂之典而歸於樂育人材見周家制治之隆在於得人而得人之本在於養士編詩之義深矣得之

朱子舊說謂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爲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

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又藍田呂氏說長育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著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二說均善

箋謂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是以樂屬見君子有儀屬君子歐陽氏謂君子樂而且有威儀是通屬君子集傳謂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威儀矣嚴氏謂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是通屬見君子案嚴云詩中既見君子重言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若以樂且有儀爲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陳氏疏引文三年左傳叔孫莊叔釋詩亦就見君子者說並確知屬見君子者是嚴又謂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亦當

錫我百朋箋謂得祿多言得意案此但言育材之事未及官之范氏以爲言獲益於王之多范氏補傳亦謂學校者人君養材之地有師友之訓有絃誦之習校試有法庖廩有繼所以待士者厚矣箋於首章即云官爵之而得見夫天子有親視學之典是多士之見君子也奚待官爵之而始得見乎

傳載沈亦沈載浮亦浮義本該渾箋以喻人君用士文亦用武亦用固善但上三章皆言育材不言用材則釋爲因材器使不如以爲因材施敎之允矣

疏謂傳箋所云載乃以載釋義非經中之載可謂善會傳箋陳氏啟源謂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然幾見有句中兩言載字亦作任載之義者邪

六月

疏既主鄭義獨遣吉甫王不自行又備列王氏基孫氏毓說皆以此篇王不自行然猶兼取王肅孔晁說以毛意上四章王自親行下二章遣吉甫行此固因毛有日月爲常之釋殆兼以末二章始明言吉甫故乎案經於發端即舉元帥者采芑之方叔是於中閒揭出元帥者出車之南仲江漢之召虎是至篇末始及元帥者此詩之吉甫是然詳繹之前四章孰非所以言吉甫乎夫卽王親簡閱自可遣將征伐善乎陳氏疏之言曰篇末傳使文武之臣征伐孝友之臣處內是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在國也則毛意亦昭然可知矣

傳箋不明言何月呂記述劉氏說建巳之月集傳易以建未嚴

氏從之張氏以衞謂周六月夏四月也若夏之六月正值盛暑北蕃弓矢俱脫故歷代書防秋非玁狁入寇時也允矣

常服箋所云戎車之常服韋弁服是矣傳誤以常爲日月之常而服乃戎服則謂王親自簡閱果爾則載常可矣戴服何爲且二字分析亦不辭此詩詳言出征略言簡閱如發端二句及次章上四句是言簡閱然不云王親臨之知但董之於吉甫猶采芑之治兵爲方叔也傳說未然

王于出征箋訓于爲曰集傳謂王命於是出征二說俱通秦無衣王于興師箋亦訓於也此詩多倒揭文法王命於首二章末言之見當此六月簡閱以興師者王命出征玁狁以匡王國佐天子故也王所命之大將則吉甫也果如王孔說王自親征則

匡王國佐天子爲不辭矣毛豈若是乎至三章上四句正指吉甫言五章所謂四牡所謂薄伐與此相應上晦下明耳吉甫名至五章末始顯此倒揭法之尤易見者也卒章張仲孝友亦此法

于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呂氏引漢文帝詔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麻志武王伐紂初發以十月戊子而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此觀孔疏爲詳明而朱氏濂毛詩補禮曰白虎通引奔喪記曾子曰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案奔喪記又漢詔所從出曰今戴禮佚此文故疏未引

樂師之率師有威嚴者有嚴敬者而其與畫兵事言文武之人

備此言軍帥得人之盛皆從元帥以行蓋就兩有字見之元老之方叔亦其一矣集傳言將帥皆嚴敬以其武事義亦相近其以其爲與供同則視鄭之如字爲勝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立於不敗之地也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操乎必勝之勢也箋疏釋織文鳥章非呂氏剖析言之則易混

爾雅釋地十藪周有焦穫郭注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集傳引郭說而專以穫當之謂在宋耀州三原縣許氏曰郭注以焦穫爲一所集傳既引之而又云焦未詳所在此意未詳蒙案許說是也一統志焦穫澤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六十里谷口下涇水出仲山東南流兩岸阻夫原中衍爲川其形如瓠　陳氏啟

源疑傳義之未然時氏樞則以傳謂爲周地者是謂爲接於玁狁者非焦穫去鎬京百里而近於時爲畿內故爾雅言十藪焦穫屬之周玁狁部落在太原以西去此甚遠不得言接也二說非無見然毛深明地理何以致誤陳氏疏曰焦穫在渭北涇東漢書西域傳所謂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也又曰當時玁狁交侵之患近在焦穫居心腹之內遠在鎬方居肘腋之閒涇東涇北皆是北狄蹂躪之處而實未嘗踰涇也得此方知毛說之不苟至鎬非鎬京之鎬箋疏甚明

以先啟行箋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釋文行戶郎反史記三王世家集解引韓詩薛君章句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

先啟敵家之行伍也箋葢本此集傳元戎軍之前鋒啟開行道
也猶言發程也作如字讀左傳楚孫叔曰詩云元戎十乘以先
啟行先人也注元戎戎車在前也詩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
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又劉獻公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
十乘以先啟行注啟開也行道也釋文於以先啟行竝無音王
氏亦謂軍前曰啟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
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竝集傳所本蒙又案啟行者啟我軍
之行道與公劉爰方啟行同義若如鄭薛說宜爲摧陷之名不
得但謂之啟矣

南仲之禦玁狁也曰城彼朔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至于大原
此王者制戎狄之法也固無宋世金幣之賂亦豈如秦皇漢武

窮兵沙漠以爲功者哉

大原集傳以爲大原陽曲案胡氏纂疏載王氏炎云詳焦穫涇陽竝在鎬京西北而大原陽曲乃在河東玁狁犯鎬京西北之地王師乃東行涉河與敵人兩不相值何緣可以驅之出境深所未喻然猶未實指其地也金氏謂當在原州明周斯盛山西通志曰禹貢既修太原在冀州詩至于大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玁狁侵鎬至涇陽非自冀州大原而入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也則詩所云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大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黃河介其中安得餉戎車日行三十里逐玁狁涇陽玁狁由冀州大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說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

州卽唐原州故城漢唐以來又以河南地為五原郡則詩所云至于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冀州之大原也周謂大太二字音本不同此非是大音泰釋文已然則實指其地矣顧氏日知錄謂必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國語宣王料民於大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胡氏禹貢錐指謂漢安定郡治高平縣

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今固原州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謹案一統志寰宇記後魏置原州取高平曰原爲名當時未必知此地之即大原也然顧說深合地理涇陽旣在今平涼則大原當即在今固原北界蓋玁狁內侵至於涇陽吉甫逐之則至大原涇陽爲內地而大原爲邊地也遞加考覈益臻精密

此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嵩高稱申伯云文武是憲雖詩詠文王亦云文武維后王氏釋此以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史記晏嬰薦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疊山謝氏謂漢

唐而下縉紳介胄分爲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爲萬邦之法則者也粲此後世之不古若國家所以鮮獲人才之效而生民之禍日烈也

江漢是逾等之賞故必詳言秬鬯土田六月蓋常格之賞故但以既多受祉總言之此二詩之别然云多則非功高而酬薄可知朱氏疏義謂受福不在燕喜之外燕飲喜樂卽所以爲福恐非

傳箋以我行永久我者王我吉甫是王之燕吉甫集傳以我者吉甫自我是吉甫之燕朋友案此爲國家賞功之禮詩歸重於王故以王命始以王燕終秦氏日篓謂此詩語意鄭重先言奉命出師後言凱旋飲至體當如是得之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

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箋所云加珍美之饌足以通之不必以爲私燕也

諸友自謂僚友箋以諸友恩舊者未確呂氏引酒誥太史友內史友云君以臣爲友然誥出於君上之口則可詩成於臣子之手稱友非所宜矣王氏釋疏又謂禮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天子之大夫稱字張仲大夫也燕吉甫而命仲爲賓此與卿飲大夫爲賓之禮也依其說祗是燕飲常禮未足爲異況春秋侯國之史故於天子之大夫稱字雅乃王朝所作恐無名卿而字大夫之例葢詩主美宣王北伐名吉甫者重其事張仲第因事及之自可稱字耳

傳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呂記又引范氏說宣王

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若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訾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嚴氏亦謂孝友者德之本卷阿美吉士曰有孝有德宣王之時朝多賢臣張仲獨以孝友稱則必盛德之士也北伐之功聚夷夏盛衰詩人美其功而結以張仲孝友之辭益有深意存焉豈非養君德者有其人乃攘夷復境之本與諸說竝見其大

采芑

方氏謂首章言軍容之盛壯次章言主將之威儀三章言行師之節制末章美其成功而原其老謀著其宿望言之序也又謂

將發而簡車徒主將與大司徒其涖之事必盡陳干必盡試然後可簡其精銳以行其車三千者所陳之車數也其卒之以行者不過六軍之數而已故再言卒止以明之經指得此乃著惟軍容之盛壯主將之威儀首次二章均有之干當依傳箋集傳訓扞試其師可以扞敵者而卒之也

采芑三句傳興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王氏言事書引詩曰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正與傳合蘇氏謂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於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案蘇說固是探其本則由宣王先能

新美天下之士如毛王所云也集傳作賦事以興朱氏通義陳氏啟源皆有辨

李氏謂毛以薄言采芑為菜豐水有芑為草維糜維芑為穀王氏皆以為穀嚴氏從范補傳義新田菑畝中鄉不應指菜說固有理然詩凡言采竝指菜不指穀也究以毛為長耳

其車三千箋釋為三千乘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朱子謂孔氏以為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豈必實有此數嚴氏是之謂兵有先聲後實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案朱子之論固名通然亦就舊義而言故有是疑耳若方氏以車三千為餉饋所陳則孔王二說自可參用先聲後實之說起於楚

漢之際春秋之時未之見況西周乎

傳鉤膺樊纓也疏引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注鉤婁頷之鉤也爲證又引金路以封而云或方叔爲同姓又下云方叔元老五官之長是上公也雖非同姓或亦得乘金路何氏古義謂孔以馬婁頷解鉤以鞶與纓解膺案婁頷之鉤惟金路有之非革路所有膺乃馬之胸前何得訓爲器物又鉤膺二字連言則是在膺之鉤非婁頷之鉤明矣胡氏後箋亦謂崧高鉤膺濯濯傳韓奕鉤膺鏤錫箋竝同毛意蓋以帶在馬膺卽謂之膺猶巾車錫面彫面亦以當馬面飾卽謂之面樊纓有刻金飾卽爲鉤膺與婁頷之鉤別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亦云鉤膺當胸也辨正確矣

箋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

疏申以爲不用戎服褻裘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允矣嚴緝述曹氏說謂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杜預身不跨馬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恐不然前二章所云卒止尚是卒之在道未至戰地故不戎服耳

傳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弱陳依疏文增入矣疏謂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强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美明依李集解引訂而言之也案毛意殆不滿於此詩故云然而疏誤會其指益積衰之後振動發揚固萬不可少然於救民塗炭與持盈保泰本原之地槩從略焉則又易開驕侈之心主德世道之升降實判於此此詩用意似不逮前篇故毛以爲言耳

顧氏日知錄謂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事劣而文侈矣安溪李氏亦謂觀東山采薇出車皆眷眷於征人道路之艱辛室家之離別杕杜則并探其父母之憂思皆聖人所以體天地之心也至宣王諸詩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而此意微矣案此亦毛氏之意而并及宣王他詩誠不可不發之論但其中亦有不可槩論者

方說亦有本而義特精審王氏謂前三章詳序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眾荊人自服也蘇氏亦謂方叔之南征先治其兵既眾且治而蠻荊遂服首章之車非即戎之車二章之服非即戎之服三章之陳師未戰而振旅至於卒章而後言其遇敵故三章皆言治兵也此二說以前

三章所云竝言治兵爲傳箋所未及而集傳呂嚴俱不之從者詩稱宣王南征乃言治兵過多用兵過少揆之立言體例有未安也何氏謂宣王命方叔行三年大閱之禮事畢而忽有蠻荊蠢動即命征之更涉附會參考諸家益信方說之不易

三章取興與上二章義別而仍舉方叔涖止三句者蒙上爲文以見制勝之由於簡閱也又將出則簡閱其師將戰則誓戒其衆古人之慎戰如此大指則方氏所謂行師之節制盡之

傳蠢動也蠻荊荊州之蠻也段氏小學謂漢書韋元成傳引荊蠻來威是則詩固作荊蠻故傳云荊蠻荊州之蠻傳寫誤倒之也文選吳都賦跨躡蠻荊李善注引詩蠢爾荊蠻然則唐初詩尚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幷精坰爲韵耳王氏懷祖諸家亦各有

證佐胡氏後箋謂荊州之地禹貢所分其建國非皆蠻也若作蠻荊則是以蠻概一州矣蒙案詩書所稱如荊楚徐戎淮夷皆州若川名在上戎夷之名在下諸說可從　陳氏疏又引漢書賈捐之傳後漢書南蠻傳竝謂荊蠻爲荊楚案厲王時熊渠已去王號而若敖至宣晚年始立度其背叛豈非楚一國所能爲也不然何不直稱荊楚而統云荊蠻哉

元老劉氏通釋以爲師卦所謂丈人所謂長子是矣壯猷則論語所謂好謀而成也傳以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李氏謂不如此說但方叔爲一時大老耳得之大邦當如集傳猶言中國

朱子謂南征荊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鬭故只盛稱其軍

容之盛而已嚴粲陳氏說南征北伐二詩皆班師時作六月之詞迫釆芑之詞緩六月似討而定釆芑似畏而服又自爲說曰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釆芑之詩詞氣雍容以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粗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荊也觀此可知兩詩之別

李氏鍾僑謂六月釆芑兩詩所陳軍容之整將帥之能王靈之赫狄蠻之服至於臨陳合戰克敵制勝之謀無一及焉大雅江漢常武兩篇亦然乃立言之體要以見天子之師有征而無戰也

車攻

集傳本序其舊說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釆薇以下治

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政事之不修而囂囂然務以外攘夷狄爲功亦見其微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爲亂亾之資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案此申序之辭

序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疏曰言因者以會爲主因會而獵也王者能使諸侯朝會是事之美者故以會諸侯爲主呂嚴言之亦甚明安溪李氏於西章曰言來朝之諸侯皆從獵非正行會同之禮也於八章曰有聞無聲是易所謂邑人不誠也大成者言田獵之成禮也純以田獵言非是

傳甫大也韓詩作圃薛君章句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皆不

言地名箋甫草者甫田之草鄭有甫田見傳呂記因之說固有本以一統志考之圃田在開封府中牟縣西敖山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與河陰縣接界水經注云山上有城卽仲丁所遷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其相去百有餘里恐無一時幷獵兩地之事嚴氏謂下章言獵於敖地不應又言圃田得之嚴氏質疑蘇氏考正竝同陳氏疏據靈臺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謂圃田敖山俱在天子囿內果爾後不應割封鄭且古者百里當今四十里有奇乃以爲皆天子囿內此與何氏古義以敖地正在圃田中者同一附會

傳夏獵曰苗鄭發墨守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王制疏引疏以此時宣王爲夏田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諸家

從之集傳謂苗狩獵之通名也此亦有意以苗非大射獵之時也五禮通考方氏觀承以爲周禮四時皆田以四時皆有農隙也然王制已有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之文蓋夏禾方盛於田獵不甚相宜詩特云之子于苗此與六月之師同意蓋宣王非無事之時既盛夏行師又行夏苗之禮以習軍陳也案此則宣王以有故行之箋義自允

傳金舃達屨也箋金舃黃朱色也疏加金爲飾赤舃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屨若小爾雅云屨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舃而金絇也疏所不用陳氏啟源以孔爲臆說胡氏後箋謂古謂之金舃必是以金爲飾如金舄金厄皆是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屨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晏子曰古者人君大將事平鈞爲屨倍

重不欲輕也鄭注周禮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其說數矣

箋疏以助我舉柴爲諸侯從王田罷賜射餘獲之事傳但云柴積也至七章始因大庖之盈而順及分禽之射以補經文之不及明與箋疏不同如箋疏說則諸侯何以先天子田畢餘獲之射何以先於田獵其理難通程子以下皆不從之陳氏啟源專主舊義非也詩文多先虛擬而後實言之此亦然

疏於六章曰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兩驂之馬不相依猗七章曰王之田獵非直射良御善又軍旅齊肅以六章爲專言王射視諸家特明析錢氏詩學謂此章方言田獵之事專主宣王言四黃宣王乘也顧氏學詩亦謂上章言射夫助我舉柴此當爲

天子獲禽事并此爲宣王親射故篇中詳於天子而略於諸侯以下乃立言之體　劉氏通釋謂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禽左卽御田車馳驅之法也

傳不驚驚也不盈盈也疏申以爲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豈不充滿乎言充滿也并此益舉徒御之警而諸侯以至大夫士可知舉大庖之盈而乾豆賓客可知吉日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亦此大庖不盈之義傳因大庖之盈而及澤宮班餘之射此善說詩也

選徒囂囂始事之肅靜也蕭蕭悠悠終事之肅靜也有聞無聲又綜始終言之見治兵總以嚴整爲貴所謂君子而大成者雖因會同田獵以見而王者之全量無不包舉其中李氏鍾僑謂

治軍而至於有聞無聲則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之宣王時為六軍之帥者必山甫吉甫方叔召虎程伯休父之倫也仁知威信素孚於列校慈和禮讓周浹於衆心故能致此其曰之子謂軍帥也曰君子者乃宣王也整軍經武卒成周之舊典求賢宅俊類文武之灼知豈非繼體之君德業之大成者乎

方氏謂宣王中興詩人不舉其內政之修以示後而六月采芑車攻吉日皆言征伐田獵之事大雅江漢常武城齊營申亦皆外事何也未有內政不修而外威能振者古之將帥卿士也卒伍農夫也觀車馬之殷盛則井甸之蓄實可知矣觀軍帥之謀武則宅俊之得人可知矣觀衆志之向方則政教之素洽可知矣觀府邦之時會則德威之遠孚可知矣盖繼體守文之君所

患者因循綂弛不能建威銷萌使萬事墮壞於冥冥之中故周公訓成王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召公戒康王則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詩人之意亦猶是耳又曰會諸侯於東都中興之大政也而此詩惟詳於田事而略於會同何也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舉會同則知爲發禁施政而其事不可毛舉也宣王時南蠻北狄淮徐姜戎皆不靖其會諸侯多因定征討之謀而不可預言故但言其車徒之盛射御之善行陳之肅整將嚴以明士順以武即方行天下罔有不服之根本也並能得詩深處

吉日

嚴氏以田車既好四句爲禱之之辭未若集傳既祭而車牢馬

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之善升彼大阜二句初不似禱辭也漆沮之從二句傳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未融疏謂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以獵有期處故益誤衆從卽從其羣醜之從言於漆沮而從此羣醜以其爲天子之所也漆沮正著田獵之地句法與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同集傳謂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王氏總聞亦曰漆沮從禽獸則漆沮卽王所也最是如傳說以漆沮與天子之所判爲二天子之所又在何地疏以驅逆之車釋此從字殊非經指陳氏啟源詆集傳徒以利獸爲樂古制蔑如不知依朱子解則獸之所同二句乃探言漆沮之旁事非以利獸爲樂也　劉氏通釋云此言差爲

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敖地彼則狩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
蘇氏謂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亦謂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卽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自土沮漆者別也此職方氏所謂其浸渭洛又非河南之洛也其說爲集傳呂記所本馮氏名物疏述之謂馮翊地近焦穫多產魚獸竝爲漁獵之地然嚴氏以李說與曹氏漆沮二水名本大王避狄所徙岐周之地竝載朱氏通義則謂岐在岐周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胡氏後箋又謂大雅緜傳沮沮水漆漆水也周原漆沮之間也周頌潛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毛以漆沮爲二水皆在岐周吉日傳不言有異

則三詩之漆沮皆爲一地可知衆二說俱通岐周漆沮尤有據

若王氏地理考乘載段氏昌武說以爲會於東都繼田獵之後

豈爲下流之漆沮失之遠矣

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集傳謂從王者率同事之人各共

其事以樂天子案上篇傳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

夫士發詩以燕天子猶之奉時辰牡當言天子之射四章乃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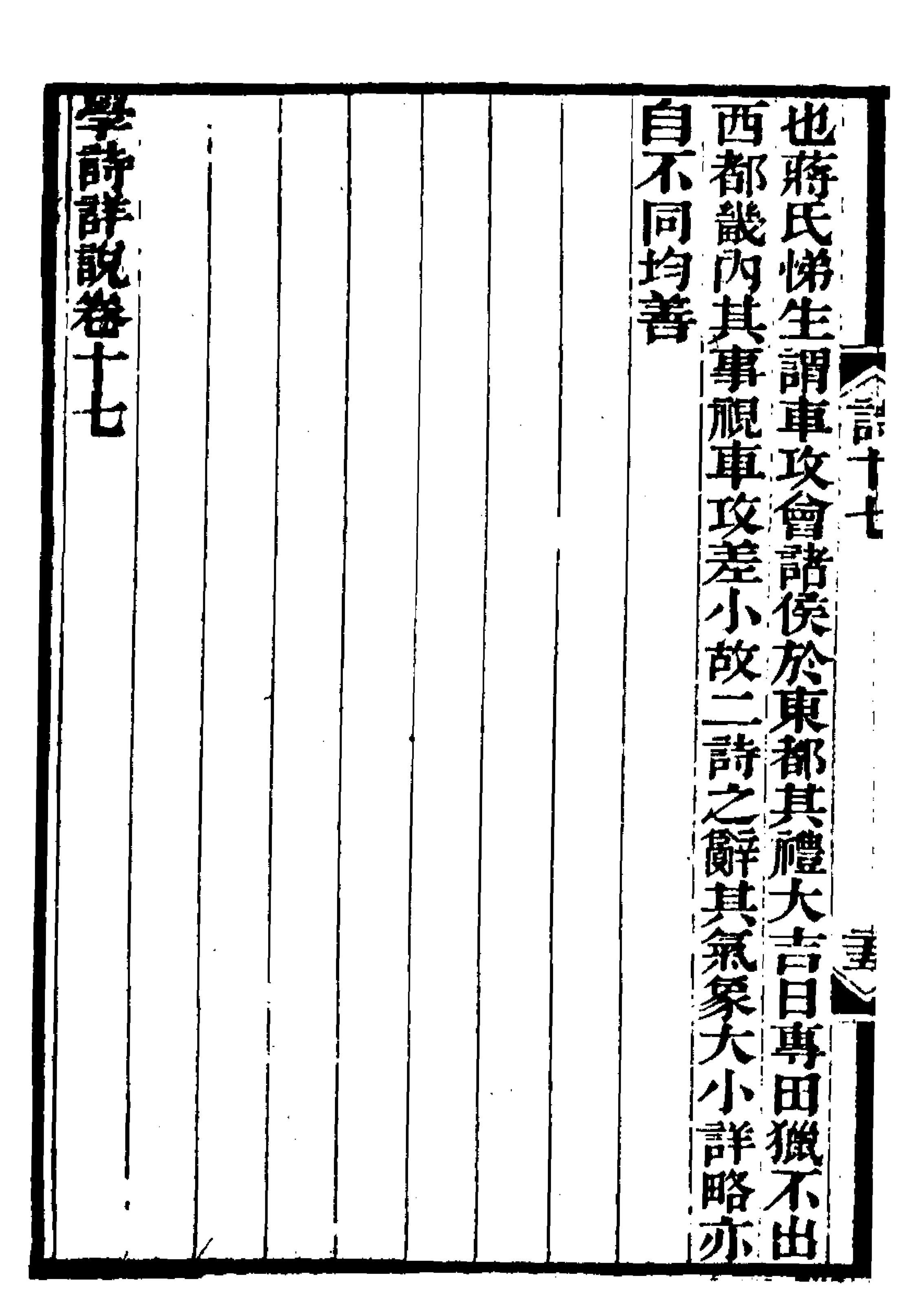
言從王者之射天子國君一發而已今言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則非天子也不言王射中者天子無事以善射爲能且上篇已

言乘輿善射義可互見耳

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居氏申之至矣其二詩之細别戴氏謂

車攻會諸侯而治兵託於田也吉日因田獵而御賓客專於田


也蔣氏悌生謂車攻會諸侯於東都其禮大吉日專田獵不出西都畿內其事視車攻差小故二詩之辭其氣象大小詳略亦自不同均善

學詩詳說卷十七

學詩詳說卷十八

平湖顧廣譽惟康

鴻鴈

宣王中興之烈至於六月采芑車攻吉日著矣鴻鴈一詩其本也箋謂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

蒙案中興事業以勤民爲本而勤民又以定居爲始此宣王之識先務也此篇及雲漢皆見王能憂民之憂

蒙初嘗舍集傳從舊說之子指使臣及細揆次章末二句卒章下四句若作使者事義有難通何者安宅正謂民之安集既非所以言使臣哀鳴嗷嗷又流民自訴病苦之喻故知者以爲劬

勞而不知者以爲宣驕使臣承宣德意而致劬勞乃是分所當爲豈計人之知不知哉果爾則心先不誠矣知集傳爲正但非必流民自作恐是作詩者爲流民言之之辭以美宣王耳蓋言是子之由劬勞而得安定則王所以處之者可知矣卒又言上能知其哀訴罔非眞情則王所以曲體而善全之者更可知矣之子蓋就流民中保有室家足以自立者言然且劬勞于野則餘益可知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亦蒙此句貧窮之民可矜鰥寡尤可哀劬勞又不足以盡之矣故系於其下之子其正月所云

富人與

古者貧富不相耀然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則固有貧富之可分矣而先王卽有

道爲以繫之俾之互相保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卽其招集流亡之法必有不同乎後世者讀是詩可想見其槪焉

傳未得所安集則嗷嗷然胡氏纂疏謂離散之餘雖有定居而生理未復不能不哀嗷赴訴案胡以哀嗷爲赴訴之喩是也然惟未得所安集故如此傳義爲允

此哲字從視民如傷來惟誠故明也反是則與民痛癢不相關矣非愚而何黃氏洪憲曰說愚人正見感哲人之意良是

集傳以此詩通言流民本之陳氏集解黃氏曰此詩之序最爲詳悉初不言遣使臣之事陳少南謂鴻鴈隨陽轉徙初無定居故詩人以鴻鴈不安其所而飛也其羽急疾民之不安其居而征行也其力劬勞鴻鴈之飛而集乎中澤則爲得地民之歸而

作室則爲得所築陳以之子卽流民而鴻雁爲正興最是其以
爰及二句就王說而謂我爲命我則非

庭燎

詩自是美第恐其勤始怠終故亦因以爲箴此詩人言外意也
箋乃謂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
而問夜早晚案官嚴其守中主皆能之如箋所云則非小失矣
范氏補傳謂辨色而入者君子視朝之時不安於寢者君子勤
政之心是心也卽周公坐以待旦之心也其致中興之盛也宜
哉嚴氏亦曰所謂因以箴之者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
翁氏附記又曰美之自是正義箴則寓於其中古人立言未有
美而不寓箴者並允當

列女傳賢明篇 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
通言於王王感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蓋本
魯詩說其事不見經典嚴氏以此詩爲宣王銳意求治之初當
矣又曰其後晏起至煩賢后脫簪乃末年怠政之事非即此時
案姜后事傳者容有所受而以說此詩則支
箋疏以夜如何其爲問辭下乃是當時事實蘇氏首句義同下
則通是對辭集傳義與箋疏近孔所謂夜未央者作者言王問
夜之時節耳非對王之辭也蓋既以著問夜之時節又以見有
司之肅恭將事諸侯之敬懍天威而總由於宣王之勤政使然
皆事實也嚴氏易爲詩人設爲問荅之辭許氏一說以夜如何
其是問辭夜未央是對辭下乃王想像之辭失之支矣

傳箋以君子為諸侯諸家承用秦氏五禮通考引國語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周官閽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賓客亦如之則庭燎惟諸侯來朝乃設之若每日視朝辨色始入不用庭燎也或以為疑案采菽序云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其三章言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與此略相似又庭燎賓客至始設詩自當舉其盛者其為諸侯固無可疑

友人方氏坰有讀書紀略詩左傳禮記合六條曰此詩序有因以箴之句先儒遂多附會之說箋謂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以此為箴殊未允王以勤政問夜安見為不正其官且使雞人克修其職而王仍兢兢問夜豈不更美何必不正其官而後問夜乎李氏謂宣王不能用視朝之常

禮銳意太過其終必怠然此詩前二章乃述朝以前警惕之辭非眞於夜未央夜未艾之時視朝也至末節言觀其旂則正視朝矣而其時爲夜鄉晨與禮辨色始入者合安見其不用常禮乎其說非也范氏處義謂夜未央而夜未艾而夜鄉晨則宣王怠意已見視朝漸晚矣此則尤誤此詩三章所陳是一時事如范氏說將謂始則夜未央而朝次則夜未艾而朝終則夜鄉晨而朝乎恐非詩旨况夜鄉晨正是視朝之時不可爲怠嚴氏辨之甚是而謂譏其太早則亦仍舊說之誤且嚴氏旣以夜鄉晨爲朝之時則宣王視朝正合常制而謂詩人譏其太早又矛盾矣又先儒皆以夜如何其爲宣王問夜而嚴氏不從改作詩人設爲問荅之辭則無以見宣王勤政夙夜不遑之意亦誤也呂

氏謂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所以不能常然玩詩中語氣實不見有躍然喜事之意呂說亦附會耳惟朱子不言所箴最爲卓識

沔水

諸侯不朝自有九伐之法在然聽受讒言則賢否倒置賞罰互淆愈以責人愈不服矣故教王以禁察讒言則正其本清其源而亂可不作是時宣王朝政始衰泰極將否詩人以此規之其有先幾之見者與

篇首四句取興集傳謂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胡氏後箋以爲反興諸侯之莫肯念亂益飛止並言重在止猶次章之重在揚也

箋我同姓異姓之諸侯疏謂同姓爲親故先言兄弟兄弟是同
姓則邦人諸友爲異姓分析明白傳以京師者諸侯之父母義
亦正大然終多此迂曲潛夫論曰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
肎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害然有親者憂益深也是故賢人
君子旣以憂民亦以爲身棟折榱崩懼將壓焉言足警世亦不
與毛同
箋自恣不朝無肎念此於禮法爲亂者近迂呂氏謂無肎思亂
者皆願安寧誰無父母豈不顧惜嚴氏略同案誰無父母乃因
諸侯之不肎念亂而曉之以亂將及父母不可以莫之念也當
如集傳所云蓋父母而在則遺之憂父母不在亦貽之辱所以
無人不當念疊山謝氏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

可憂誰無父母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爲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

載起載行箋謂妄興師出兵李氏易以起居之不忘是矣然未若集傳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尤善

三章傳疾王不能察讒也箋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讒人猶與其言以毀惡之王當察之疏以爲此篇主責諸侯之自恣因疾王之不察讒者先責下而後刺上欲規王令禁察之呂嚴以末二句爲諸侯相語之辭通篇皆以規王案以通篇皆規王是也首二章立言有似不責上責下者然乃詩人忠厚之意其謂是相語之辭則舊說爲正

集傳釋末二句云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

乎於義亦善然序說關於治亂尤大顧氏又謂訛言非卽讒言故以民別之當時檿弧箕服之謠卽訛言也就詩投之諸侯之不朝正由於訛言之不知懲是訛言卽讒言無疑顧說非是

鶴鳴

詩之難於立言者往往純用比體出之卽風匏有苦葉豳風鴟鴞皆是此亦然也然以傳箋考之詩人委曲敎誨苦心昭然可見且非獨毛鄭二家言之也荀子（儒效篇）曰君子務修其身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是傳義所本也韓外傳又曰故君子務學修身而須其時者也因引此詩論衡（藝增篇）亦謂鶴鳴

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於朝廷也義蓋本韓詩是韓亦與毛同也至後漢楊震疏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楊賜傳速徵鶴鳴之士直以鶴鳴爲在野之未仕賢者意益明著知箋所云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殆無可疑

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箋爲長傳以他山之石喻舉賢用滯是謂在下之賢箋以喻異國傳爲長其釋樂彼之園三句以尚有樹檀而下其蘀猶朝廷尚賢者而下小人則傳箋同義惟箋以之訓往爰訓曰近迂曲

凡世家大族不必盡賢宣王晚年賢臣凋謝皇父吉甫之後嗣

皆以誤國因誨以王者當勿限資格用人故以他山言其用心
甚忠而爲國家計最遠惜乎王心之弗悟也
李氏云王氏謂旣誨王以脩身又誨王以致人又誨王以尙賢
辨不肖又誨王取於人以爲善一詩之中分爲四意案集傳言
誠不可揜理無定在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亦分四意於經
竝通然未若求賢幽隱貫爲一意之善也
詩辭雜然取物爲比似無倫次而意實相貫嚴氏曰鶴鳴于九
皐深遠之地其聲聞於外方之野喻賢者身隱名顯也魚或在
於深淵或見於淺渚喻賢者去就不常也身隱名顯則難進去
就不常則易退皆視人主意嚮何如耳故用舍不可以不審猶
彼園之可樂者以上有善木之檀其下則有落葉喻朝廷之上

當上賢而下不肖也既得賢者則可以磨礪君德如它山之石可以爲琢玉之錯石也甚明

祈父

序祈父刺宣王也箋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嚴氏謂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命祈父出禁衛以從軍此宣王之失非祈父所得專也作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二說合之乃盡就詩中所云司馬誠不得辭其責而事實出於王也故辭則咎祈父而意乃在王故呂氏謂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劉氏通釋亦謂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傳宣王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爲敗陳氏疏謂此總釋全章之大指爲補明序刺之義也蒙案序文簡略而傳爲補明之其義並列於首章之下不以入序此見先儒敬慎之意昔人多謂序爲毛氏所足成者或非其實矣箋於序下必確實指所刺之事亦毛氏意也

方氏曰書傳殷稱祈父亦稱司馬至成周命官定其名曰司馬而酒誥與此詩仍用先代之稱以文誥非命官之比

箋專以司右所掌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陳氏啟源以呂氏引董氏之言兼夏官屬司右虎賁旅賁所掌爲是箋又曰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其義不易葢王不親行則虎賁司右職不當行故云胡轉予于恤也集傳以予爲六軍

之士而存司右虎賁之屬爲或說許氏謂或曰一說於爪牙二字爲切而得詩意彙纂已辨正

有母之尸饔舊說皆謂母主饔飧嚴氏謂我有母在當主爲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陳氏啟源駁以靡所止居靡所底止皆以申明憂恤意有母不得奉養使之自主饔飧尤是憂恤之最甚者以嚴說與上句文義未順良是

呂氏釋亶不聰有母之尸饔悟及親老而無他兄弟當免征役在古必有成法因引越句踐事爲證集傳又益以魏公子無忌事此所謂讀書得間也甚得先王愼於使民之心必如此而後可勇於赴敵計不反顧求之於經無不若合符節何氏古義謂於同仇之義有傷第弗深考耳後世兵民既分但當汰其羸弱

而不能以是拘矣

白駒

序大夫刺宣王也傳於首章下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陳氏疏以爲補明序刺之義是矣箋所謂刺其不能留賢又以足成傳也

皎皎白駒賢其人愛及其馬也食我場苗以見食爲幸也縶之維之二句惟恐其去也所謂伊人二句深樂其留也俱想像爲留賢之辭以刺王之不能留

爾公爾侯二句呂氏以爲責朝廷謂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案下文三爾字竝指賢者此不當獨指公侯於詩指殊不相似傳又以爲責賢者謂爾公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然詩

云爾公爾侯如傳說則是非公非侯明與詩辭相反亦未合嚴氏則謂羨賢者退居之樂爾若爲公爲侯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安溪李氏亦謂設以爾爲公爲侯則所苦有大焉者而逸豫不可期視前二說爲勝但詩始終皆是留賢而此章尤極致其情何縁反以去國相勸且詩言無期如萬壽無期思無期俱無窮之義不宜獨異解則仍未爲得也惟集傳謂若其肯來則以爾爲公爲侯而逸樂無期矣此本蘇氏說云子苟來也將待爾以公侯其爲樂顧豈少哉范氏補傳亦曰倘其能來爲公爲侯則逸豫亦自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邪葢言賢者之用庶政脩舉可以久享逸樂也均得詩意而范發明尤詳非以公侯爲可逸豫也葢賢者出而用世則致君澤民樂可公於天下

後世視以獨潔其身爲樂者所樂爲更大且久矣故以是勤之其爲國望賢之意如此

蘇氏謂曷亦慎爾優游而勉爾遁思以來從我乎慎戒也勉強也集傳亦曰慎勿過也勉毋決也言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詩辭當如是解

四章集傳爲允蓋云在彼空谷則不復責然來思矣猶願致生芻一束申我愛敬無已之心焉以其人德之如玉也毋金玉二句明知不可挽留而猶冀其時惠我以好音也後漢書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可見此章上四句之義

於其將去也諷之以念國之義於其已去也望之以顧己之情望其顧己仍以諷其念國也呂氏謂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黃鳥

序渾言刺宣王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以補明之也箋亦謂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然棄婦之詩如谷風中谷有蓷如彼其忠且厚也此何決絕如是況此邦之人本是泛泛之稱豈可以指其夫哉毛此義未安集傳易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是詩而呂記從之又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詩

指得此發明可以補序矣

嚴氏於此詩斷從集傳最允惟小變集傳之義以黃鳥人所愛玩謂與爲告別之辭桒氏日箋謂集穀啄粟喻適異國者見侵迫之意其取意不在黃鳥也卽本朱子舊說無以侵迫爲也意良是　集傳作比嚴氏依舊說爲興許氏謂詩緝是葢下云此邦之人則非純對黃鳥言矣

不可與明傳箋俱迂呂氏謂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嚴氏又曰言以橫逆加己不可與之求明白也桒呂說固善而嚴更平實世亂俗薄時或有非理之陵非徒不我肎穀巳也

方氏垌曰傳箋以此爲棄婦所作然婦卽見棄何至稱其夫曰

此邦之人疏謂夫與已不善居異所耳非卽是他邦然卽居異所亦不過異室耳非異國也而詩言此邦之人又言復我邦族明是異國之辭豈僅居異所乎且三章云不可與處惟同居不相合故有此言若異室而居何必言不可與處乎足知古說之謬王氏蘇氏以爲賢者不得志而去亦未然詩以邦族父兄爲念自因失所依歸而有此語豈賢者去國之辭邪詳味經文終以朱子說爲善駁正諸家甚明析

我行其野

傳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注疏本作箋文陳疏據傳通例訂正今從之　案首二章一曰言就爾居復我邦家再曰言就爾宿言歸斯復與凡言夫婦者不同三章舊姻亦只是親戚之辭

而非故妻所以自謂王氏謂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收恤之詩誠無可疑集傳呂嚴從之范氏補傳謂是詩卒章有舊姻新特之說乃舊日之昏姻人情易以衰薄也尤矣

婺𡻕涉仲春嫁娶之時旣失之附會王氏肅以喻適人遇惡人王氏而下多以責其昏姻惡木野菜之不如亦乖忠厚之指集傳易以爲賦朱氏疏義謂依惡木采惡菜困窮如此而昏姻不見收恤薄已甚矣雖不怨焉而不免有棄絕之意也又謂一章二章自決以義而其意確三章責人以恕而其意微秦氏曰婺亦謂詩意言我以惡木爲蔭惡菜爲食如是辛苦而來就爾望爾以昏姻之故相收恤也今旣不我畜亦惟有歸耳諸家說恐

太紆曲得之

箋不足以得富亦適以此自異於人道朱子論語集注同集傳別爲之說似舊解爲正詳此四句自是責之之辭不以富者破其吝嗇之私情也異者異於相收恤之常道也此亦可謂怨而不怒矣　錢氏詩學釋不思舊姻四句爲自悔其舍舊而求新甚善蓋以申明昏姻之故二句之意而詮末二句未允當言我之此來誠不以爾之富也亦祇以爾之新特有異於舊姻爲更親耳而爾乃不我畜乎亦一義也

王氏六行八刑之說善矣此爲不收恤者言之也大司徒所掌又有所謂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焉以保息六養萬民焉以本俗六安萬民焉當是時何不安其居之有民之不安居而遠適

必諸政不修也是養之無素亦異乎先王之世矣
戴氏謂刺世俗衰薄又甚於黃鳥之詩蓋黃鳥猶指平人是詩責諸姻戚矣案此又二詩之別

斯干

宣王十四詩始以六月六篇終以斯干無羊其規誨刺詩並置中間疏謂宣王中興之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終以斯干無羊呂氏亦謂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案宣王詩位置微意二說足以發之

序宣王考室也箋釋序考室之義固是至兼宮廟成釁之又祭

先祖爲言則經序竝無之孫氏毓謂此宣王考室之詩則毛意不言廟自是正解歐陽氏謂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案頌禱之辭自在後四章不在首二章也

桐城姚氏謂穆王居鄭懿王居廢邱遭厲王流彘之禍宣王中興蓋廢邱宮室之壞而鎬京之廢久矣宣王竝更擇都邑建宮廟史不著宣王所遷之邑以斯干及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度之蓋宣王都漢右扶風之邑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間也其時民亦從而徙宅百堵皆作鴻雁詠焉云云胡氏後箋以爲臣瓚漢書地理志注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而右扶風槐里下原注周曰犬邱懿王都之索隱引宋衷世本注懿王自鎬徙都之

懿王爲穆王孫若穆王已都西鄭不應言懿王自鎬矣此皆矛盾不合故顏師古謂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詩譜疏魚藻序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京兆槐里縣周曰犬邱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邱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蹔居之非遷都也據此宣王承厲王之後改建宮室事當有之不必以遷都始然矣蒙案胡所引疏文上尚有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杜伯射宣王於鎬數語可見宣王仍居鎬未嘗遷都故譜箋以大小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時詩而疏申之姚此條不如胡之確

傳以首四句爲興箋申之稍鑿歐陽氏首更其說蘇氏董氏遂

以爲賦謂即指宮室諸儒承用然義與三四五章複而下三句又與後四章相似前後雜出是亦可疑也竊謂仍當依傳作興爲一篇之緣起蓋首二句詠宣王之德秩秩斯干言其流行如水也幽幽南山言其深遠如山也如竹苞矣則言基業之鞏固也如松茂矣又言國勢之盛昌也兄及弟矣三句乃言諸侯之國各相和好輯睦而不開窺伺之端也夫其內安外和如此然後從事於營造方與後世好興土木者不同此正見詩人之識本務不可略也

傳猶道也箋猶當作瘉瘉病也均未是歐陽氏易以圖也謀也其義爲長宣王以前同姓諸侯有互相呑幷者至是而帖然無爭故云然

傳似嗣也疏申以爲嗣續先祖先妣之功且以先妣後祖爲會韵又下有男女安寢事故乖言妣既允矣至箋釋爲立廟而以妣爲姜嫄又於四五章分承廟寢疏據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爲證祭經所指不同如宗廟居室同時當營則作廟重而居室輕大雅緜先言作廟翼翼後言皐門應門是若宗廟猶新而堂寢已壞則專營居室此詩所言不出庭堂寢室之事是鄭見經云妣祖欲以作廟當之然篇中言室如彼其詳不應言廟如此之略且廟室並營則事體尊嚴下文安寢之事亦非所宜言矣歐王蘇李諸家於此皆不從鄭集傳亦僅載諸後說

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疏以爲路寢羣室皆作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故孫毓云猶南東其

畝案傳此說可正諸家所論宮室之誤考之羣經更無可疑若箋以此築室謂築燕寢天子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耳疏以築燕寢之室比一房之室爲西其戶比宗廟路寢之室爲南其戶果爾諸寢竝作經何以舍路寢而專言燕寢且一戶耳而云比於彼爲西其戶比於此爲南其戶恐非詩人立言之法也焦氏循宮室圖考謂路寢制如明堂其大室之西則西鄉戶大室之南則南鄉戶胡氏後箋駁曰西南其戶承上築室百堵言若專指大室則是以百堵爲一室堵方一丈環百堵爲四面每面計二十五丈即大室亦無此制度然則言百堵者必非一室言西南者必非專指一室之戶辨析最確陳氏疏

復據焦說恐非至路寢制如明堂義與顧命覲禮記遵辨見王
風若金氏榜禮箋謂路寢如明堂宗廟則否其說顧命據史記
周本紀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之文謂受冊命於
祖廟然祖廟門不應有畢門之稱先王廟葢卽指殯宮非謂祖
廟且以路寢崇於宗廟尤非三代之制所宜有也
箋約謂縮板也椓謂搯土也方氏謂周室盛時王宮周垣猶以
土築三代聖王之遺風尙未變也案劉氏向諫昌陵疏周德既
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
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蓋亦有
見於此且對昌陵制度泰侈而言爾李氏謂宣王之營宮室可
謂得禮不失之侈亦不失之陋如所謂斯翼斯棘斯革斯飛等

何不失之陋然將以除風雨去鳥鼠則不失之侈矣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以待風雨然則聖人作宮室之意惟欲待風雨而已義更賅備

箋以四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五章主於寢君子所安燕息其釋五章固是矣於四章則非集傳易以堂之美君子所升以聽事室之美君子所休息以安身義方平正呂氏又謂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五章兼有堂室庭者堂下之庭楹者堂上之兩楹正對其言正爲堂而其爲室也五章兼堂室言呂說尤允

斯翼斯棘斯革之義諸家竝同歐陽案歐解第一句云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本與傳如人之跂竦翼爾無異解陳氏疏謂跂當爲翄不可通若二三句則傳以棘爲稜廉與韓作朸訓隅合以革爲翼與韓作鞆訓翅合韓今文毛古文也宜從傳說

傳正長冥幼本爾雅鄭以正爲晝冥爲夜固與毛異王以宣王之臣長者覺博噲噲然少者閑習噦噦然尤謬案上章四如字通以堂言此章四其字通以寢言無庭楹方言寢而正冥雜言時與人之理且幼爾雅或作窈孫氏某氏竝釋爲窈冥其義長是呂記載呂王二說一以正爲正寢冥謂室之奧窔一以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此勝舊說多矣

箋釋下莞上簟二句爲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蓋以當序考室也疏爲補室內寢臥衽席一義引士喪禮下莞上簟衽如初以證而未駁正鄭說董氏始辨其非謂司几筵有莞筵蒲筵而葦竹無施於席知所以爲寢陳氏疏亦謂禮器疏以下莞上簟爲臥席內則斂枕簟注簟席之親身也是簟爲寢席之證案下文云乃寢乃興明是寢席詩爲宣王考室而作其辭初不及燕樂羣臣事也

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王氏以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此皆非也當如集傳大卜之屬占夢之官大釋文音泰周禮大卜掌三夢之灋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正此大人明證也

箋室家一家之內何氏古義曰室家者國與天下之通稱如瞻彼洛矣所云保其家室胡氏安國亦云王者以京師爲室天下爲家是也案箋說是室家本訓以言王者之室家當兼何義乃盡

傳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玉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疏引王氏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羣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其義甚善古人因事立教如此

疏此所陳皆在孩幼人之始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爲之胡氏後箋引後漢書曹世叔妻女誡云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

勞主執勤也三日之期必有所本蒙案顏氏家訓稱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用珍玩服用試之號曰試兒此卽古之遺意今俗猶然

范氏詩瀋謂天子之女而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此王姬之車所以曷不肅雝也猶見周家內教之美錢氏詩學謂此雖祝願之辭亦周代教女之家法也

集傳篇後附載或曰一義以斯干卽新宮其說出李氏案禮經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邦國射燕所用禮宜定於周公故鄭氏以爲小雅逸篇蓋與斯干宣王詩別卽朱子亦云未有明證也

無羊

宮室之成有燕飲而牧事之成不必有燕飲箋疏集傳呂記均

所不言王氏陳氏謂牧成考之嚴氏因以爲落成是其一失陳氏啟源辨正之可矣辭氣似過激也

箋以首章兩爾字斥宣王歐陽氏謂呼牧人而告之戴氏亦以爾指牧人顧氏學詩以爲篇中所爾者皆是牧人箋義爲非蔡國君氣象小牧馬事又重故衞文魯僖皆歸重其君王者氣象大牧牛羊事較輕故篇中只言牧人牧人克舉其職而宣王之興復可知矣然則何以不言牧馬也曰觀六月采芑之詩則宣王初年之馬固未嘗耗乏也

詩兩曰爾牧來思一言暑雨飲食俱用心於牧一言薪蒸雌雄各得其宜而牧人之稱職盡是矣上下之言牛羊無非以言牧人也羊不可以色別故以羣言之三十維物雖不明云牛實專

指牛言也篇中或牛羊對言或牛羊合言或牛羊散言變動不拘

箋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歸王氏謂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其解以雌句未善蘇氏謂取其薪蒸合其牝牡近是蓋以薪以蒸飼食之以時也以雌以雄合之以時也此正牧人之本務若朱氏鬱儀謂以薪以蒸別牧也以雌以雄別羣也皆牧法也范氏詩瀋述之不如蘇義之允

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旐旟所以聚衆也說本正嵩案詩中有此句法如虡業維樅賁鼓維鏞亦與此相似詩人取其會韵又相對成文耳以斯干夢辭例之可見箋集傳解上句張子集傳解下句均未妥宜從傳義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

以終之魚麗爲萬物盛多之象故爲豐年旟旐所以聚衆故爲人民蕃庶皆設辭以頌禱耳

陸氏埤雅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案此後世北方恆有之患故陸以爲言若三代溝澮脩治事必不同以雲漢之亢旱而無一語及螽蝗也毛氏溯及陰陽和意亦未必在此盧氏札記述丁希曾解直謂衆乃螺字之省螺不爲蝗而爲魚故爲豐年之徵則義益隘矣

姜氏廣義曰時和年豐室家稱慶然後萬物得所是以上三章言牧事之成而末章即以富庶之徵繼之

呂氏謂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肎以是爲可願哉此可見詩人立言不過其則牧事之成必在歲熟民滋之後矣猶以是爲吉祥者蓋歲熟民滋不可以有止也已熟而益求其熟已滋而益求其滋國之迓天庥者有在矣錢氏詩學謂讀無羊而知爲盛之終衰之始顧氏謂二詩之終辭多夸飾公羊氏所謂震而矜之者殊未見其然